

生命之火——《小小小小的火》中意象“火”的解读

李雪松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重庆 401520)

摘要:美国华裔作家伍琦诗新作《小小小小的火》中,“火”这一意象反复出现。它不仅指真实的火苗,还象征多维的生命之火:生命起源之火、生命探寻之火、生命洗礼之火。通过“火”的推动,小说的主题不断深化:对自我的探索,对存在的追问,对生命的净化,从而达到深层主题即每个人应该自由追寻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运用原型批评,解读“火”这一原型意象对小说主题的凸显与深化。

关键词:火;意象;原型;生命;洗礼;《小小小小的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39(2018)19-0168-02

《小小小小的火》是华裔作家伍琦诗于2017年的重磅新作,获得2017年美国亚马逊年度小说殊荣,随后一口气拿下27项年度图书大奖,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和解读。作品里不断出现的重要意象“火”,有其独特的丰富意蕴内涵。

小说开篇即以具体的火灾现场,设置悬念,引出大家心中一致断定的纵火者——里查德森家的异类“疯子”——小女儿伊奇。人为的以汽油为助燃物的熊熊大火,把里查德森家烧得干干净净。这样的“大场面”,恰恰是“小小小小的火”导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些“小火苗”,才带来了如此大的灾难。由此,“火”这一意象——也包括抽象的内心之火即小火苗,在作品里反复出现,承担起展现人物特征和推动主题的作用,折射出人物形象的自我生命探寻之路。

在原型批评理论大师弗莱笔下,文学起源于神话,而《圣经》是神话的集大成者;其中的一些意象在文学中成为典型或者反复出现,就成了原型,比如“火”。《圣经》出现了多次“生命之火”,如《出埃及记》等篇章中出现的“生命之火”的启示: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而小说《小小小小的火》里“火”的意象,也充满了多种关于生命的启示。

1 生命起源之火

小说中里的麦卡洛太太,先后怀孕七次;但由于身体原因,每次都不得不痛苦地终结小生命。“她痛苦地发现,自己腹中的小生命就像脆弱的小火苗,燃起之后,总是逃脱不了熄灭的命运。”一个个小生命毫无疑问就是生命起源的火苗,带给麦卡洛太太一次次的希望。这些小火苗在一个渴望、敬畏生命起源的母亲心里,弥足珍贵。可是每次小火苗都毫无缘由地熄灭,让她对生命起源失望乃至绝望。在反复经历“小火苗”的折磨之后,她变了,从一个痛苦、愧疚的潜在的“母亲”转变为一个对其他孕妇恶作剧甚至进行故意伤害的女人。在那些显现出“恶”的瞬间,丈夫“眼前的这个女人仿佛变得非常陌生,她是那么的冷酷无情,与他心目中的那位充满母爱的女性判若两人。”直到被领养的孩子——米拉贝尔来到了他们身边,麦卡洛太太才还原为之前那个充满爱心的仁慈善良的人,并把她所有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小婴儿身上,对生命的渴望和满足在米拉贝尔这里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彰显。生命之火的熄灭可以把天使变成恶魔,生命之火的希望又可以把恶魔还原为天使。小小的小火苗,看似微小而不足道,却促使一个女人完成了生命起源的探寻之路。

另外,里查德森家十八岁的大女儿莱克西高中还没毕业,在和男朋友尽情享受生命的欢愉时,不慎怀孕。这个孩子好比原罪的产物。虽然莱克西从母亲和男友的口中探知他们都不会认同这个孩子的到来,但莱克西作为一个生命起源的载体,她却并不惊慌,甚至想要留下孩子。“她的肚子里有属于布莱恩的一个细胞,来自他的小火苗,是他送给她的礼物,也像一个承诺……为什么不接受这个迟早会来的爱情结晶呢?”在没有支持更没有祝福的情况下,莱克西只好扼杀了这股生命起源之火。随着这火的消逝,莱克西的爱情也逐渐解体,但是她对“母亲”和“生命”的认识却更加深刻,并充满了人性。在对待中国母亲贝比“抢女”这一事件上,她从前对贝比的否定转变为之后的理解同情,反映出在经历了生命起源之火以后,她更能站在“人”的角度进行思考,而不是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完全陷入理性、秩序、法律的固化思维模式。生命起源的小火苗助她成长,更助推她完成了对生命存在的探索。

在生命起源之火这个层面,麦卡洛太太极度欢迎小火苗的到来,但这种热望却使她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几近陨落;莱克西不得已熄灭了火苗,却让她能反思和换位思考,进而激发人性中美好温情的一面。小说设置了这不同的“两极”,体现了生命起源之火这一意象对于人尤其是一个“母亲”的重大意义。

2 生命探寻之火

2.1 冲动之火

故事发生地西克尔高地的座右铭是“经过规划的才是最好的”。在这里,街区被规划得整齐,就连房子的颜色、风格都须由市政府确定;人们的生活也被规划得安稳、理性、有秩序,不允许不恰当、不愉快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当然也就不容许出现异类。这里被规划为现代人理性的乌托邦,从祖辈就开始在这个乌托邦生活的埃琳娜,在西克尔实用务实的精神理念熏陶下,自然裹足不前。当她从七年级起就崇拜的杰克鼓动她一起去追寻“可以去任何地方”的生活时,她害怕了,退缩了,最后选择嫁给了同样崇尚安定的比尔。她自我安慰“她和杰米结束了,小火苗也早就熄灭了。”生命的意义之一在于,有生之年可以探寻各种自我可能的存在方式。埃琳娜的探寻之火还没成形,就被自己浇灭了。而在她看来,对生命的探寻却如同火焰的冲动,非常危险,“冲动必须加以驯化,火苗必须得到控制……预防火苗引发的火灾才是关键。”

收稿日期:2018-06-12 修回日期:2018-06-21

作者简介:李雪松(1976—),女,四川省宣汉县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和汉语国际教育。

因而埃琳娜不但扼杀自己的探寻生命之火,还不容许他人探寻。当她发现米娅在鼓励贝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打破甚至挑战西克尔高地一直坚守的乌托邦“法则”时,不禁怒火中烧,认为米娅简直就“像个危险的纵火犯”。她必须要预防火灾,给米娅狠狠地还击。于是,她不辞辛劳,奔赴各地,用各种手段,调查米娅的生命过往,试图找出米娅的污点,以此来扑灭米娅的生命探寻之火。当然最后如愿以偿,成功地将米娅及其女儿赶离西克尔,维护了乌托邦的一贯理念。智者米娅最清楚埃琳娜的心理“这让你感到恐惧,……因为你放弃了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不仅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了埃琳娜内心深处的“隐疾”,还戳穿了西克尔乌托邦的狭隘与无情。埃琳娜排斥生命冲动之火,没想到她对米娅的调查揭露,恰好是一场冲动之火;不仅没有完成初衷——预防“火灾”,反而带来了小女儿的一场大火,毕竟小女儿伊奇早就在进行生命探寻:已经从“冲动之火”升级到“反抗之火”了。

2.2 反抗之火

伊奇是里查德森家的怪胎,是异类,完全不符合西克尔的“规划”,因此往往遭到他人的奚落、责骂甚至处罚,连母亲也不待见她,对她极其苛刻。当还不确定是不是伊奇放了一场焚毁自家的大火时,所有人就连母亲都笃定:她就是那个纵火犯。

她的“与众不同”让她在学校大胆地和压迫学生的老师对抗,背离了学校的规则,最后被禁足在家。米娅的一句“你打算怎么办”使得一直以来习惯了被嘲笑、训斥、轻视的伊奇能够真正地思考。从没有遇到过如此理解自己的人的伊奇眼里燃起了小火苗;然而一听到姐姐的揶揄“放假在家舒服吧”,她刚刚“眼中燃烧起来的小火苗瞬间暗淡了下去。”追求独立、自由思考的伊奇,一直都在坚持探寻自我,而她的家人都是经过了西克尔高地这一全国最标准化社区的驯化,难以理解她,甚至打击她,实属正常。

伊奇是幸运的,她遇到了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的米娅。米娅为伊奇点燃了火苗,打破了伊奇身上的种种束缚,因而使伊奇更能突破乌托邦的禁忌,以人的本真状态去看待周遭事物。当一家人争论贝比女儿的归属时,伊奇当然是支持贝比这个真正的母亲的,她评论道“她是妈妈,他们不是。”家人强调麦卡洛家是多么爱这个孩子,多么无私地为孩子提供了最好的物质条件,伊奇却道出了人世间最基本的也是最珍贵的人伦——母亲和孩子的天然一体。不以外在条件来物化母女亲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伊奇和家人是多么不同,可以推知最终势必会分道扬镳。并且“这案子仿佛在她内心深处燃起一道小火苗”,对自我探寻的小火苗一旦点燃,就会在合适的时间,形成燎原之势,引领她的反抗。

伊奇的反抗不是她一个人的反抗,而是“继承了母亲一直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反抗火苗”。也就是说她的反抗是在为母亲完成曾经放弃的愿望。从女儿身上,埃琳娜窥见了曾经自己的软弱与妥协;这是现在过着富裕、安稳生活而自信满满的她所不能容忍的。因而她要时时刻刻按住伊奇反抗的小火苗,不让另一个软弱的自己显形。但是,反抗的小火苗最后燃成熊熊大火,将一家人现有的美好生活烧成灰烬。伊奇对生命的探索,和务实比较起来还是占了上风。

3 生命洗礼之火

《圣经》呈现的常见洗礼有水洗、火洗、灵洗等。火代表“罪恶、淫欲。凶险,是上帝表达愤怒、惩戒罪恶的重要工具”。此种火是“死亡与毁灭之火”通过火洗,得到救赎,实现净化。

伊奇的大火正如一场生命的洗礼,是对家人的惩罚,更是

埃琳娜年轻时所认为的因冲动而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耶和华派天使降火焚烧淫城所多玛,除了罗得,其他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在里查德森家,大女儿中学还没毕业就未婚先孕,还理所当然地以毫不知情的玻尔的名号偷偷看门诊,后来还心安理得地请玻尔陪着进医院堕胎。这种极度自私的做法,是导致玻尔和妈妈被赶走的直接原因。大儿子利用纯洁善良体贴的玻尔,小儿子也有意识地背叛了玻尔,而里查德森先生帮助朋友打赢官司却使贝比和女儿终生分离;里查德森太太却是一切问题的来源:强势、独断、狭隘、固执等。这个家庭就如所多玛城,人人都以西克尔的方式在消费善良,无法包容异者的存在。只有异类小女儿伊奇例外。“耶和华”派伊奇来进行火洗,惩罚这个乌托邦的代表家庭。

除了具有惩罚与毁灭的意义外,“火”这一意象还象征着净化与重生的希望之意。米娅曾告诉伊奇草原上的火灾景象:烧尽一切,但却会重新生长。她临走前再一次对伊奇强调“有时候,你需要把一切都烧干净,才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有时候,你需要从废土之上重新开始”。在先驱者米娅的鼓励下,伊奇冲破了藩篱,从不适自己的“乌托邦”出走,奔向前辈米娅的“家”。可以推知,她将和她的母亲一样,去追寻米娅的足迹;不同的是,她是自发跟随,是净化之旅,而她母亲则曾是窥私探奇寻污之路。

不过,伊奇的一场大火,使得母亲里查德森太太开始觉悟并探寻真正的自己,从而得到救赎和净化。她面对眼前的灰烬,并没有被击倒,反而如米娅所说“可以重新开始,总能找到办法”。火灾后,一家人毫无头绪地围着她,她冷静地找到了办法:回到出租屋蜗居暂住。米娅前脚刚走,她就后脚跟上,这个巧合是一种启示,即通过火洗,她终于明白要像米娅一样追寻自由的灵魂,拥抱这个多维的世界。小女儿伊奇替她去实现当初她的梦想去了,接下来她会自己去寻找女儿伊奇“她会花上几个月、几年甚至一生的时间寻找女儿,仔细端详她所遇到的每一位年轻女性的脸庞,在陌生人的面孔中寻找那缕久违了的小火苗。”女儿身上的小火苗成了她的灯塔,指引她去寻找生命的方向。至此,最忠实地维护西克尔高地生活准则的人,通过火洗,终于明白了小火苗的力量:追寻你想要的生活,成为你想要的自己。

整部小说,“火”随着故事的推动、主题的深化不断出现,并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经典原型意象,承载并象征着永不熄灭的生命之火。从生命起源、生命探寻到生命救赎与净化,小火苗都必不可少,最终完成一个人的朝圣之旅:成为你自己,过你真正想要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美] 伍琦诗. 孙璐译. 小小的火[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 [2] [加] 诺斯罗普·弗莱.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 批评的解剖[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3] [法] 加斯东·巴什拉. 杜小真,顾嘉琛译. 火的精神分析[M]. 长沙:岳麓书社,2005.104-105.
- [4] 徐瑞华. 西方文学中“火”的多维意象[J]. 怀化学院学报,2017,36(8): 118-120.
- [5] 王钢. 《圣经》类型意象:福克纳小说象征中的人性拯救隐喻[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179(5):42-45.
- [6] 李蔚. 《简·爱》中“火”的意象[J]. 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13,46(2): 87-88.

【通联编辑:王力】